

LIEBE IST
NUR EIN WORT

Johannes Mario Simmel

西默尔 || 著 陈巍 || 译 漓江出版社

欧美畅销书丛

爱情只是一句话

欧美
畅销
书丛

爱情只是一句话

西默尔 || 著

陈 巍 ||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 20—99—066号

Liebe ist nur ein Wort

Johannes Mario Simmel

(c)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本书经授权出版,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只是一句话 / (奥) 西默尔 (Simmel, J.M.) 著; 陈巍译, 一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1

(欧美畅销书丛)

ISBN 7-5407-2485-4

I. 爱… II. ①西…②陈…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1352号

爱情只是一句话

[奥] 西默尔 著

陈 巍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0.375 字数 511 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册

ISBN 7-5407-2485-4/I · 1482

定价: 28.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1~23)	(27)
第二章(1~21)	(135)
第三章(1~23)	(196)
第四章(1~24)	(278)
第五章(1~27)	(364)
第六章(1~27)	(444)
第七章(1~19)	(516)
第八章(1~14)	(554)
第九章(1~16)	(580)
尾 声(1~17)	(608)

序 幕

让雪花弄模糊的第一个词是“从不……”，第二个词是“永远……”。

这张写满文字的纸片落到塔楼顶屋地板上伸出的一块烂木片下，挡住了穿过楼墙小窗间的气流。雪粒四处飞扬，洒落在血迹斑斑的楼板上。楼板早已十分陈旧，而上面的血迹依然温热新鲜。这些楼板与黑色的房梁、形状不一的粗陋墙砖，以及同样溅满血迹、盘旋而上的破损楼梯一样古老。比这些更为古老的是这座塔楼，它甚至比基督教传入这个国家还要久远。

“忘记……”这个词落在信的另一行，现在雪花遮盖了“让我以全身心……”这句话，随后又遮去表示该信结尾的签名。信中的文字扭七歪八，昭示了写信女子狂躁不安的心情。这封信肯定是在万分危急、极度恐惧或十分绝望的情况下写的，此时此刻大雪正悄然无声地将它埋没。

六百多年前这座塔楼就成了废墟。后来曾相继修葺过十一次，其中有黑森的马贼及侯爵，最后一次修缮是最最尊敬的威廉九世殿下，1804年根据他老人家的愿望恢复了塔楼的原貌，从此它成了当地的标志和瞭望塔。如今这座古建筑几乎倾塌，人们便在楼底竖了一块牌子警告漫游者：

坍塌危险，禁止入内！

然而如若无视这些忠告，人们仍可登上塔楼临窗远眺。两岸芦苇丛生的尼达河蜿蜒曲折地流经草地、牧场、肥沃的耕地，以及布满灌木和银白色桤木的山谷；雄伟的菲尔德山及其宽广的深绿色山坡；三重隆起的温特施太因山；向东望去是福格尔山蓝色的峰峦；霍恩洛德科普夫山，及其夹在深黑色林海中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大块三角形草坡；另外还可以望到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城堡、农舍、黑色及淡褐色斑点的奶牛；火车鸣响汽笛，忧郁地消失在远处的雾霭中。如果天气晴朗，也许还可以辨认出巴特瑙海姆和巴特洪堡，巴特菲尔伯尔、柯尼希施太因、多恩霍尔岑豪森、上乌瑟尔^①，对，所有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其中最大的一处是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这时夜幕早已降临，黑暗笼罩了一切。不过，即使在明亮的白天，也无法看清两米开外的物体，因为从阴森恐怖的云层中飘来的鹅毛大雪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夜来的飞雪密不透风，仿佛空气本身都是由雪组成的，而且似乎根本不存在空气，只有一种窒息所有生命、惊人且无法把握、不可名状的介质，失重同时又承受重压，从无尽的苍穹源源不断地飘然落下，漫无边际，没有终止的迹象。无数的雪花上下翻飞，照亮了昏暗的夜空，使漆黑的大地变成一片洁白。大街小巷堆满积雪，它的压迫使不堪重负的树枝不住地呻吟。而且暴雪才下了三个小时，要是连续落两天，恐怕连年纪最大的人平生都不曾见过。不，就是在大白天，面对这种狂舞的雪阵，漫游者也无法在顶楼小窗边看清两米以外的东西。而往常要是天气晴朗，甚至可以越过陶努斯^②—

① 以上城市均在德国黑森州的莱茵-美因地区。

② 陶努斯山位于德国黑森州，紧邻莱茵-美因河谷，作者在本书开始详尽描写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

带森林的树冠，望见那条向广袤田野延伸的小路。

这里曾是塔楼极目远眺的理想地点。公元前10年罗马统帅杜路苏斯在此建造防御日耳曼人的工事时，曾这么眺望过。仅仅百年之后，罗马皇帝和多米提安统帅命令他们的军团，建造跨越高山峡谷，经过石冢、沼泽、河流、森林，绵延550公里，保护“和平稳定的”上日耳曼和莱提亚行省的界墙之际，也同样这么眺望过。后来特拉扬·哈德里安以及安托尼乌斯·皮乌斯等皇帝相继加固这座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巨大防御工事，最初建造围墙、木桩冢，以后则是成百上千的城堡和瞭望塔。如今不少地方仍能清晰地识别这些由当时最高当权者及其屠夫们下令建造的、老百姓对付老百姓的庞大防御工事的遗迹。

一双褐色的毛皮鞋在这张纸上来回晃动。鞋子悬在空中，运动速度逐渐放慢，不时还轻微地抖动一下，就在刚才，而此刻已经不动弹了。

“我们的音乐会……”积雪已在这些文字上落了几公分厚，还遮掩了“蓝色的港湾……”^①雪花飘落到楼板几处潮湿的血迹上，逐渐将其稀释成粉红、淡红、浅红，最后化为白色。愈来愈多的血迹和文字在积雪下消失，使血迹变样、墨痕散尽、文字漫漶。它们不紧不慢，雪花，以及结实的棉鞋。

它们在信上面优雅地画了个很小的圆弧，箭头由北朝东北再指向东。气流在这里又给了个推进力，使它们再摆回来。东北，北。

“我向你发誓……”

这句话也消失了，誓言化为乌有。

上吊者的鞋子在“我的眼色……”上方摆来摆去。几分钟后这句话也踪影皆无。

^① 前面两句引语均为意大利语。

北,东北,东。

鞋子和衣服粘满了雪花。死者吊在黑色的房梁上,脖子上拴着一条旧麻绳。塔楼里面堆满了破烂,尽是一些摔碎的椅子、腐烂的木头及生锈的工具。

楼内不明不暗,光线从楼上散射下来,万籁俱寂(因为神圣的大雪静悄悄地落下,如同任何具有强大力量并“明知”自己影响所及的降雪那样),不,听不到任何声响,甚至连一群躲在用来抵御严寒的旧报纸下面,饥寒交迫,不住地簌簌发抖的小老鼠也不愿待在这里。

离死者几步之遥的墙角边躺了一张报纸,雪尚未飘落到它上面。报纸完全摊开,上面的标题是:

正义王国的指针

改善人类道德与社会的博爱报纸

出版者: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圣婴

老鼠簌簌作响。

冻成一团的黑色蜘蛛挂在破烂的蜘蛛网上。

“渔船扬起血红色的船帆,掩映在血红色的落日中……”
消失了。

“我们在马齐亚纳·马利纳海港畅饮的葡萄酒……”
洒开了。

“我们的港湾,绿色的波涛,我们在这里紧紧拥抱……”
一去不返。

上吊者稚气的脸上溅满鲜血,伤口周围的血由于寒冷已凝成了血块。雪花落到伤口,落到剪短的褐色头发上,落进瞳孔急剧放大、睁开的褐色眼睛里。但雪花一碰到皮肤、头发、瞳仁,依旧迅速地融化。死者咽气时间也许不长,体内还有余温。

僵硬而又无神的瞳仁随着鞋子微弱地、漫无目的地晃动，整个躯体也在作这种“旅行”。

东，东北，北。

再返回。

北，东北，东。

吊死者修长的双手也粘满了斑斑血迹，骨节张开。在厚厚的高领羊毛衫和褐色滑雪裤上有多处血迹已模糊难辨。落在羊毛衫、鞋子、裤子上的雪花，与吊死者身体一样迅速地冷却。雪花冰冷彻骨。

“我们第一次相遇……”

东，东北，北。

“我们第一个亲吻……”

北，东北，东。

它们渐渐洇开、漫漶，所有这些美妙的文字，都在这场将它们埋没的大雪的温柔压迫下消失，所有，所有……

死者大约二十来岁，身体像大男孩，又瘦又高，已经发育成熟。他是否活着时，即几小时前，依然神采飞扬？而眼下的样子却极为恐怖，伸出的舌头兴许数小时前还灵活自如，此刻则嘴角扭曲，呈现出极为可怕的蓝色。雪花飘落到上面，悄悄融化，舌头仍有热度。

吊在这儿的年轻人，也许对界墙的历史十分熟悉，他知道这座瞭望塔是罗马士兵建造的。那些醉心于胜利和权利的指挥官，把他们从温暖的南方——他们的故乡，驱赶到这昏暗阴冷的北方。圣诞节前，死者的班级就已查阅过塔西陀的作品，里面描述了这些塔楼和城堡的形成过程。克雷留斯·塔西陀，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生于公元55年，卒于126年。古罗马最高法官、执政官、亚西亚行省总督。他撰写了《日耳曼尼亚志》——德国第一部民俗学专著——《历史》、《编年史》等著作。在风格、作品结构以及悲观的态

度上秉承撒尔鲁斯特^①，试图通过心理活动来解释当权者的行为。

死者对上述一切十分熟悉。在明暗相间的夜晚吊在塔楼的房梁上，麻绳系颈，身体逐渐冷却、僵硬。在临死前的几个礼拜，为了应付毕业考试，他还翻译了克雷留斯·塔西陀的一段话：“日耳曼尼库斯把四个军团的兵力交凯奇纳统率，五千援兵，这队人马从住在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那里迅速调集。相同兵力的军团，两倍多的同盟国军队则由他自己率领。在陶努斯山他父亲杜路苏斯遗留下来的防御工事基础上建造新的工事、城墙、木桩建筑、瞭望塔和城堡……”

尸体仍在晃动。

你，我的灵魂，你，我的呼吸……

雪花几乎覆盖了书信的每一处文字。这群瑟瑟发抖的小老鼠仍在那堆旧报纸下面窸窣作响。外面某个地方传来一声炸弹爆炸般的巨响，一根粗壮的树枝在这场白色大洪水^②中轰然折断。雪继续下个不停，愈来愈大，悄然无声。这场暴风雪的降临宛如重病、瘫痪、累赘，好比磨难、祸患那样无法躲避，无法抵抗，而且只能听命于死亡。

奥利佛，我亲爱的奥利佛……

现在这行表明全信开始的文字也消失了，鞋子从它上面晃过，老鼠发出可怕的叫声。一只系在死者粘满血迹的手腕上的手表显

① 撒尔鲁斯特(公元前 86～前 35? 年)，罗马历史学家。

② 典出《旧约全书·摩西书》，诺亚与大洪水，指不可避免的灾难。故本文把这场罕见的暴风雪比喻成白色大洪水。

示：21点34分。身体又摆回来。雪花已落到最后几个没有被遮掩的文字上，不紧不慢地将它们消融，轻微、柔和、含情脉脉。可最终还是把它们消融，直到它们完全消失，其内容是：“我生命的爱……”

几乎同时，1962年1月7日21点35分，在法兰克福火车站冰冷的候车大厅内，从无数只高音喇叭中传来一位男子冷漠沙哑的声音：“请注意，14道。由巴黎开往维也纳，经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慕尼黑、萨尔茨堡、林茨的巴黎特快马上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回到车厢内，关好车门，祝您旅途愉快！”

巴黎特快加挂了三节卧铺车厢，其中第三节就挂在列车的尾部。这时在该车厢的一间头等包厢内站着一位五十八岁的胖男人，他正凝神注视桃花心木角桌上一只老式金怀表的分针，测量自己的脉搏：每分钟86跳。

然后大胖子的圆圆小嘴掠过一丝苦笑，似乎马上就要死去。他大概知道自己活不过次日，所以打算死得既孤独又体面。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在盥洗盆上方的镜子里仔细端详自己的舌头，似乎感染了黑鼠疫（实际上呈非常健康的淡红色），便又叹了口气，接着从摆在床上的一只老式皮箱内取出一只银色圆盒，里面尽是各式各样的小药瓶外加一支体温表。药盒上印了两个大写花体字母A.L^①。

胖子的脸色健康红润，但他那头金黄色长发却开始发白。不过下巴上那团小胡子依然一片金黄，完全仿照他崇拜的阿尔伯特·施韦策^②的式样精心蓄养。阿尔伯特·（阿尔伯特！）拉扎鲁斯吞下两粒药片和两颗红色胶囊，并喝了口水。这水是他事先从自己带来

① A.L系阿尔伯特·拉扎鲁斯姓名的头两个字母。

② 阿尔伯特·施韦策（1875～1965），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医生，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的矿泉水瓶倒入自己带来的杯子里的。他总是自己携带瓶装矿泉水，怀疑所有来路不明的水，陌生的杯子，以及陌生的卫生间，以免给自己留下终生遗憾。

现在他一边不住地叹气，一边磨磨蹭蹭地脱下那件老式西装。西装是他特意让人定做的，非常宽大，以至于套在他如此庞大的身躯上都显得松松垮垮，穿了没多久，就皱巴巴了——与那位兰巴雷内^①的主人偏爱的长裤及有光呢夹克差不多。实际上阿尔伯特·拉扎鲁斯对这位人类伟大朋友的崇拜早已跑到了遥远的非洲，他不但在说话方式和衣着上模仿他，甚至在各种官方机构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同样的蓄意违法行为。

“请问您的大名？”出于公事常有人这么问他。

“阿尔伯特·拉扎鲁斯。”他总这么回答。然而说实话，根据遥远的莱比锡市第三出生登记处的记录（值得欣慰的是根本无法去那儿），他的全名应该叫保罗·罗伯特·维廉·阿尔伯特·拉扎鲁斯。他对此一直守口如瓶，只选取阿尔伯特·拉扎鲁斯作为常用名。另外阿尔伯特·拉扎鲁斯还喜欢弹风琴，拥有一架与他房间极为协调的小风琴，他崇拜巴赫……

他小心翼翼地把西装挂在车厢的衣帽钩上，开始脱别的衣服。他系一条简易领带，在闪亮的领结处缀一颗货真价实的珍珠。上身穿一件领子和袖口均上过浆的衬衫，绣有交织字母 A. L.，下身是一条长长的羊毛内裤。所有衣物他都十分死板地挂好，只有长及膝部的袜子没有脱。他肥嘟嘟的身体上的皮肤光洁红润，宛如婴儿的脸蛋。

他披上钉着两条可系在脖颈上的玫瑰色带子的白色长睡衣，睡衣一直垂到脚面，镶有精美的玫瑰色刺绣贴边，胸口又是交织字

^① 兰巴雷内是西非的加蓬共和国一城市，阿尔伯特·施韦策建有一家医院，并死于该市。

母 A.L。胖子从皮箱中取出一只漂亮的大糖果盒和厚厚的文件夹，然后喘着粗气用力把分量很轻的皮箱放在车窗上伸出的铝质行李架上。箱子里还搁了一只大洗衣袋。他从不打算使用车厢内的盥洗盆。谁知道在他之前有没有人用过？谁又曾计算过陶瓷盆以及浴缸里活跃的微生物，胖子想起这些就感到恶心，他从不在卧铺车厢内洗漱。

接下来他检查了一下车窗缝隙是否透风，为了可靠起见再把反光玻璃前的黑窗帘拉严实。然后将中央空调的温控器由“1/2”调至“最高”，即使车厢里已经充满了干燥的热气。他打开糖果盒，一瞥见里面的东西，眼睛便忽然一亮，连忙夹起一块白兰地樱桃糖塞入嘴中。他把那块金怀表挂到枕旁桃花心木墙板上一只绿锈斑斑的黄铜钩上，四十多年来此处肯定挂过无数只手表。卧铺车厢与使用它的这个男人甚为协调，两者都已过时。如若前者两年之内行将报废，那么后者在相同的时间里就得退休。

阿尔伯特·拉扎鲁斯在三十一年前就成了法兰克福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十二年前才升任主编。他未婚，也没子女，虽然胸无大志，但心地善良。他不善交际，却认定自己会得病而死。说实话他身体不差，要是他的肝脏得了什么微不足道的毛病，那只能归功于他摄入大量医生禁用的各种药品和各种营养品。阿尔伯特·拉扎鲁斯是个没有任何奢望的人，金钱就如同女人以及升迁发迹一样都吊不起他的胃口。他惟一的嗜好就是偷吃甜食！早晨他把布丁当早餐，晚上他喜欢喝热巧克力。要是在出版社上班，他每天中午都光顾附近一家糕点店，在那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地享用三种不同的蛋糕：特大型、鲜奶型和五彩型，当然从没忘记吃攪奶油。

他出版社老板深知阿尔伯特·拉扎鲁斯的所有弱点，他知道自己选择了法兰克福最大的疑病患者当他的主编——他还是一位对来稿独具主见的评论家，一位三十年来不断发现和奖掖新人的

伯乐，实践证明他对出版社的贡献比其他同事都要多。

这位伟大人道主义者及医生的崇拜者把糖果盒搁在床边的红色地毯上，熄灭车厢里的顶灯，拧亮床头灯，拉开叠好的被子，喘着粗气钻了进去，钩起摆在脚后的文件夹。在打开之前，又从糖盒里挑了一块透着狰狞绿色的阿月浑子巧克力，塞入嘴中，同时自言自语：“毒药，对我纯粹就是毒药。”一口吞下，手搁在胸前，一点也没有产生痛感。他面露愠色，好像很生气，恼怒地打开这册夹着一本厚厚手稿的文件夹，发现扉页上有以下文字：

阅读本书的先生：

我的名字叫奥利佛·曼斯菲尔德。二十一岁，是瓦尔特·曼斯菲尔德的儿子……

胖子放下手稿。

奥利佛·曼斯菲尔德？

又一块牛轧糖（反正我活不过下一个圣诞节，我们全都捏在上帝的手心里）。

瓦尔特·曼斯菲尔德的儿子……

阿尔伯特·拉扎鲁斯对奥利佛·曼斯菲尔德一无所知，迄今为止这个年轻人既没有在文学上，也没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不过他父亲作为战后一桩最大丑闻的始作俑者，在联邦德国几乎家喻户晓。

又一块杏仁糖。

拉扎鲁斯用力吸了一口。这时列车正风驰电掣般地运行，车轴发出剧烈的撞击声。这个大骗子的儿子居然也写小说！拉扎鲁斯看看文件夹的扉页，稿子在1961年12月20日就寄到了出版社，肯定是——迈耶干的蠢事，等我回去，要好好说说她——居然把来稿拖到圣诞节和新年之后，直到昨天上午，这个应受指责的迈耶才

把手稿塞到我手里，并说了一句：“拉扎鲁斯先生，这份手稿您也许可以在旅途中瞧瞧。”

法兰克福这家出版社在维也纳、柏林和苏黎世都设有分支机构。拉扎鲁斯原定于1962年1月8日，星期一，到维也纳进行若干商务谈判，乘火车去那儿大约需要十二个小时。他喜欢夜间阅读，所以才带上手稿。

那我们现在瞧瞧（也许又是一块白兰地樱桃糖）……我们瞧瞧这个年轻人说了些什么。

我想成为一名作家。这部书稿便是第一次尝试。我个人非常了解本书的弱点，它由于不加注解就能使编辑明白易懂，所以没有结尾。您手头的这本书稿还是一部不用密码写的影射小说……

一部不用密码写的影射小说。

拉扎鲁斯陷入沉思：

这位年轻人要么特别天真，要么十分狡猾。对耸人听闻消息的小小刺探？向父亲报仇？以此吸引编辑的注意力？拉扎鲁斯熟悉不少作家惯用此类雕虫小计。

但不管怎样眼前的稿子总有些新东西。

我相信，每位作家的处女作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其感人肺腑的个人经历……

毒药，对我纯粹就是毒药。拉扎鲁斯把一块可怕的夹心巧克力果仁糖塞到嘴里。

本书的创作也是出于这个动机，也许最好把它称为

我的日记，更确切地说是目前这种形式。书中涉及的人物姓名、故事发生的地点及事件本身都未作改动。以下所述的内容全都是事实……

哦！太好了。一片碎果仁卡入一颗蛀空的牙齿里，不出所料。

像我亲身经历的一样，都是事实。

小伙子，你想揭露哪些事实？

人们一般不会把日记毫无顾忌地公之于众，尤其是像本书这样包含了如此详细的个人隐私，更不用说希望将它印刷传播了。我却抱有这种愿望，并经书中描写的那位女子的同意才寄出手稿。我与这位女子彼此相爱，我的小说是一部爱情故事……

谢天谢地，现在我终于用舌头把碎果仁顶了出来。我凭什么还要吃力地去看牙科医生？反正第二年春天再也见不到他了。不吃果仁，再来块果仁糖吧……

至于别人怎么想，我们都无所谓。假如涉及我俩的内容，请务必不要改动我和她的名字。一小时后我们俩一道去邮局，把书稿寄给贵社，我们决定，现在毫不畏惧和害羞地向全世界讲实话……

拉扎鲁斯用空出的左手掠了掠飘在左侧的小胡子尖，弄得一小块巧克力跌到了被子上。毫不畏惧和害羞，原来如此！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黄色小说。

这孩子熟悉当今文坛，所以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色情文学的世纪。不言而喻，高尚的作品只能在高尚的出版社出版，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出版社，不过我们尚未出版过这类高尚的作品。

责任不在我们出版社的老板，而在于我自己。我还从未发现过什么合适的作品。我老板是一位超前人物。“现代文学是一堆淫词秽语，”他说，“或者说破产了！您瞧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另外大家当然也买得起各种各样矫揉造作的书籍。剩下是专业书籍，专业图书始终有一定的市场。而科幻作品呢？我问您，拉扎鲁斯，我究竟为什么花钱雇您？让您长年累月地坐在这儿，向我贩卖您的诗人？”他就这么直言不讳，一位现代派人物。我的确已经过时，我认为没有色情文学照样行得通！责任全在海明威，在这方面他首开先河。然而即使那时他作品里的污言秽语也只印了首尾两个字母，中间全是省略号。但如今他们把所有的内容都给印上了。

再说，我老板一直待我很好，我把一辈子都交给了他。再过两年我就要离他而去，有可能还要早。由于情况特殊，他到时候也没必要再去痛骂一个死者。就我而言只剩下朋友间的义务，就是在我一命呜呼之前，再为他搞一部绝对下流的书稿。

但愿这孩子在他的胡言乱语中也写进这些玩意儿，他们称为“内心独白”，哈哈，那还要请，请用糟糕的德语和错误的标点，或者不用标点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作为德国的詹姆斯·乔伊斯^①推出，与亨利·米勒^②相提并论。但他千万别把这堆下流话写得太抽象，我们这里有一大堆蠢猪干这事（所以我从未见过任何合适的作品）。

一位德国家庭主妇坐在那儿，要是她没有一位流里流气的聪

①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② 亨利·米勒(1891~1980)，美国小说家。